

銀幕短打

有才華，沒有熱誠？

文：朗天

最近出席一個座談會，同座的有杜琪峯和邱禮濤，大家無可避免又提起年前其囂塵上的「香港電影已死」論述。杜導直言從不覺得香港電影死亡，並提出與其說大家跑去拍合拍片令港產片質與量俱下降，不如說當年大家蜂擁到荷里活去，儼如發了一場不真實又快醒來的夢。

會上，大家都同意，港產片至今沒有一個一致的定義。香港電影金像獎、香港影業協會各自有規定，但要多少個香港人參與一部片，才叫港片，似乎只是一個因應不同需要而去約定的問題。若說定要在製作上下一個精確的定義，毋寧從意識表現上，為「香港電影」確立一個身份，似來得更有意義。

香港電影，自然該是能表現香港精神的電影，而香港精神，並不是抽象的甚麼核心價值，而是可以從當下城市生活（當下又必然帶上往昔歷史文化的烙印）找到的各式特色，包括高速、效率、向錢看、反智、一窩蜂和機變靈動。表現在電影中，便是高密度剪接、節奏明快、動作主導，以至男盜女娼的題材。

香港電影正是這樣一種現實存在的意識結晶。從其本身觀之，它適應性高，包容性大，傾向轉型、變身而不容易以「死亡」類比。之前港片減產，青黃不接，不是因為缺乏人才，只是市場結構轉變，投資者和年輕人都未即時適應過來。

近兩年的走勢是，融資及製作系統得到改善，反而是新力軍的質量問題。舊的電影人嗟嘆一代不如一代，年輕人反指舊人創意枯竭，「霸着茅坑不拉屎」。

其實香港電影人新舊之別不在才華，而在對電影的熱誠。舊人大多心有同感：今天的年輕人不少懂得「三分鐘熱度」（所謂「吃不得苦」只是同一現象的不同表述），表現出來，有時甚至很急進，一旦曉得在可見將來沒有機會當導演，便打退堂鼓。

那其實也與電影器材有關，今天拍電影實在太容易了。

i-phone年代，速度要求不是舊人所能想像，而這也可能是香港精神的進一步體現。

《無聲吶喊》：

當電影作為社會正義的武器

2011年底，以揭露光州某聾啞學校發生幼年學生遭校方高層性侵犯事件的韓國影片《無聲吶喊》(Silenced)，在其公映2個月後，學校終於被司法部門強制關閉，受害學生亦受到政府賠償，其他涉案人員正等待接受最終的審判。

這或許是電影介入社會的成功案例之一，但在電影的背後，卻是當地人權組織長達6年的申訴和抗爭。正義的獲得從來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無論是電影原著小說作者還是導演，他們相信的，是真相被看見的力量。 文：Cate



一次無意的闖入，聾啞學校的手語老師發現了被凌虐的低齡學生，一個滿身瘀傷、極度受驚嚇並有輕微智障的小女孩。在老師的鼓勵和呵護下，以慈善為光鮮外表的福利學校，頓時變成荒蕪封閉的人間地獄：由家族經營管理、為所欲為的校方高層將那些無法發聲、無法吶喊的孤兒們視為可隨時玩弄和欺辱的性玩具。然而，發現罪惡還只是第一步，在學校與當地權力機關所盤結的密密實實的關係和利益大網裡，邊緣人群更像是大象腳下的螞蟻……

2008年，韓國作家孔枝泳在網絡上讀到了這一個案件的審判報道，判決結果是，本來因性侵犯而被判入獄5年的前任校長，因為上訴成功，得以減刑至2年零6個月，並緩刑3年，而另一位被判有罪的學校行政人員，更因為一個法律漏洞，只輕鬆的交了2萬美金罰款，就立刻獲釋。正是讀到「在法院聽到宣判的那一刻，庭內的聽障者都哭了。」這位作家再次去尋訪事件受害者，並與他們一起生活了10天，將孩子們的悲慘遭遇寫成了小說。至此，離悲劇的發生已過了8年。

資料上說，早在2005年時，就有國家電視台製作專題特輯以揭露此事件，但遭到涉嫌人員所屬宗教團體的抗議。直到人權組織的介入，才得到司法部門的正式受審，最後的結果卻意外地開釋了所有涉案人員，如前文所述。

電影《無聲吶喊》根據小說的故事線，再次向公眾交代了事件的來龍去脈。但由於拍攝完成之際，受害者保護團隊還在努力爭取案件重審的機會，也沒有得到來自法院的回應，因而電影的基調以壓抑和激憤為主。直至結尾打出字幕，交代人權組織仍在不懈地努力中，這樣微小、脆弱又燃不盡的希望，仍沒有讓觀者擺脫冰冷的失落。與其說，這部電影是在呼籲一種對不幸的關注，倒不如說，是導演為受害者向社會發出的求救訊號。不得不提的是，和一般訴訟案件類型的影片不同，參與調查和起訴案件的成年人，在電影中被明顯弱化。導演黃東赫將電影的重心放在事件的還原上，而非複雜又曲折的證據搜索過程。鏡頭前，受害兒童



作為證人，一次又一次的痛苦回憶細節，讓觀者在極大地同情其遭遇時，也深深地為他們的勇敢、機智而揮臂叫好。

法庭上有這樣一幕，一位受害兒童被告律師設下圈套，令其對涉案的雙胞胎兄弟中的一位進行指認。就在周圍成年人都一籌莫展時，小女孩突然想起對方在每次施行凌辱時，都會做出的小動作。當小女孩站在對方面前，重複這個動作時，對方眼裡的躲閃和驚恐暴露了真實身份。

吶喊之後

同樣是電影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手段，也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美國電影《永不妥協》(Erin Brockovich, 2000) 則因為社會、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處理。該片講述了一名單親母親，為了保護社區居民的飲水健康，而起訴一間大型私人電力公司，並憑藉勇氣和毅力，而最終打贏了這場美國有史以來最大一宗民事賠償案。理性的邏輯推理加上人心對社會公益的共同渴望，讓觀者在同情受害群體受到欺騙和不公正時，也超越了憤怒的情緒。該片的成功可謂名利雙收，一方面把事業陷入低迷期的朱莉亞·羅拔絲推上了奧斯卡的寶座，另一方面，宣揚個人的永不妥協精神以及正義戰勝邪惡的積極力量，令該片獲得了反映社會現



實的功能以外的藝術成就。

還有一套港產片也值得拿出來比較。2001年上映的《等候董建華發落》，關於一批在97回歸前夕等候獲得確定刑罰卻因行政疏漏而被忽略的未成年犯的命運。但導演邱禮濤想探討的議題更多，涉及司法制度的完善、對香港回歸後的前景、甚至對教育的反思，都融合在監獄外、為未成年犯命運四處奔走的議員和他的助手們的身上。對話和辯論，是電影的主要場景，在對話和辯論的背後，是一種知識分子式的理性回歸。

《無聲吶喊》的導演曾說，無意做任何批判和控訴。所以，他在電影中也放棄了對「為甚麼會這樣？」的追問，而將「原來發生了這些事」推到了觀者的面前。他把疑問和反思擱下，並留下更多人以實踐參與的空間，則是出於對現實案情發展階段的考慮。

聾啞學校最終摘牌，光州地方政府已在今年開設國立特殊學校。司法部門重新對當年涉嫌人員追究其法律責任，韓國國會也以多數通過了《性侵犯防止修訂案》，並提高了懲罰的最高年限。這當然是所有人都喜見的結局，但同時也會幽幽的想，到底還有多少個類似這間「聾啞」學校這樣，披着慈善外皮的狼在作孽？韓國近年出現很多涉及社會敏感話題的電影，幾時才會出現一些對制度探討和現象反思的作品？我們滿懷期待。

畫里畫外

文、攝：章力行

性感·迷失

在陽剛動作片《復仇者聯盟》中，飾演特工黑寡婦的Scarlett Johansson成功以性感嫵媚的形象跑圈。距離九年前的成名作她成熟了不少，但從戲院中出來不禁想起《迷失東京》中那新婚少婦的身影，將頭擱在明亮的玻璃窗前，從酒店高樓瞭望底下的繁華盛榮，感受隔着冰涼的疏離感，讓思緒漫無目的地飄遊。

或許導演蘇菲亞歌普拉將自身的知性注入於代言的女主角，那時候的Scarlett Johansson清新純樸，卻又非常性感。電影中她陪丈夫來到東京，一座發展高度現代化但英語不流通的大都會，在這對外國人而言是陌生且疏離的空間裡，意識到內心的焦慮與空虛。

《迷失東京》有着東京典型的光怪陸離與冷漠疏離，此刻板印象往往是去掉了觀者情感上可能產生的同理，使其被隔離出來，變得「獨特」而充滿異國情調。因此片子的所謂奢侈，不僅是派頭。例如興之所至，就登上子彈火車，從東京飛馳到樸素古都，在極速中品嚐片刻寧靜。然而觀眾也很容易就感受到並認同了那存在的精神隔閡。即使買不起Helmut Lang，即使沒錢住Park Hyatt Tokyo。

影片有一幕東京場景的精彩描繪：Scarlett Johansson置身於涉谷十字路口，綠燈亮起後在步行節奏緊迫的人海中，目光不住地四處掃描，然後驕傲地發現，街頭的巨大液晶螢幕走出一隻遠古世紀的長頸龍。恐龍笨重緩慢移動，龐大的身軀卻盡是伶仃孤單，在一座高度文明的物慾都市迷失。（身在銅鑼灣街頭，雖然一樣人潮洶湧，但感覺就是不一樣）

因此，蘇菲亞歌普拉雖然挪用了典型東京的符號，但也讓這座城市顯得性感迷人。最後一次踏足東京，興之所至到電影最後女主角相擁告別的場景。兩個各有家室的男女，在異地找到精神扶持的短暫依靠，但始終沒有越軌。中年男人究竟在她耳邊絮絮說了甚麼（在Youtube竟然有人以讀唇方法去「解開」此謎團），其實並不重要，因為過眼煙雲式的虛浮華靡反而忠實於旅人的經驗。或許這就是東京的性感之處。



《迷失東京》男女主角相擁告別的場景，中年男人究竟在她耳邊絮絮說了甚麼，來到現場一樣迷失。



流金歲月

文：沙壹

影后的晚年

數月前偶見某八卦雜誌大字標題報道前亞洲影后李菁爛賭欠租三年，而且死賴不搬，是個不折不扣的「租霸」，其住址更被公諸於世，於是重新喚起我對李菁的記憶。李菁息影至今接近三十年，對於現在八、九十後的觀眾，可能並無印象；卻不知在我們成長的年代，李菁絕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

李菁年輕的時候臉蛋圓圓，長得活潑可愛，相當討人喜歡。她加入電影圈之初，還在邵氏南國訓練班受訓時，曾經與其他學員客串過歌舞片《萬花迎春》的最後一場盛大歌舞。即使站在女主角陳厚和樂華身後第三、四排伴舞，負責的是連名字都沒有的小角色，李菁卻毫不理會攝影機是否對住她，甚至有沒有觀眾注意到她，只是非常落力專注的跳。這樣認真的女孩子，能不出人頭地嗎？果然，兩年之後，李菁就成為邵氏的力捧對象，更憑黃梅調電影《魚美人》的鯉魚精榮膺亞洲影展最年輕的「娃娃影后」。然而好景不長，李菁的事業後期由於人事上的糾紛，她從此與A級大製作絕緣，大部分主演的都是B級電影，拍檔更是名氣不如她的二、三線明星。堂堂亞洲影后，身價似乎一下子從天堂掉進地獄。雖然已經不予我，李菁依然很認真與用心的去演繹這些相對較討厭的角色，而不是用嫌棄、鄙視或交行貨的態度去應付，例如《蕩女奇行》的龍珮珮、《老夫子》的陳小姐、《新啼笑因緣》的何麗娜、《楚留香》的黑珍珠……讓我覺得這些都是李菁在邵氏後期演得最好的戲，甚至比她的得獎作品還要好。我對李菁敬業的胸襟，由此多了一份尊敬。

還有一部不得不提的作品，就是李菁和「星洲孖寶」王沙和野峰合演的《雙星伴月》。故事其實來得有點俗套——鄉下妹阿嬌與流浪漢大傻、收山老信二叔公三人同住危樓，靠賣唱維生，生活清苦但互相扶持。其後阿嬌被捧為紅歌星，從此飛黃騰達，但她逐漸發覺在那個五光十色的名利場裡，所有人都是虛偽和有居心的。所以，就算後來她有做國際歌星的機會，她還是選擇回到樹頭，與大傻及二叔公清茶淡飯地過日子。每次看到結局，我總會想，如果李菁當年能夠像阿嬌一樣，看得穿名利場背後的虛妄，她之後的人生，還會不會像傳言所講，因為受不住事業、感情失意和喪母的多重打擊，而和「爛賭」、「欠債」扯上關係呢？當然，這純粹是我輩癡心影迷一廂情願的主觀臆測，永遠不會有答案。不過，既然李菁早已退出名利場，她也不再需要以自己的人生娛樂大眾，可否尊重她而不要再去騷擾她，讓她能夠像普通人一樣安享晚年呢？

